

十大将传记丛书



王樹聲

大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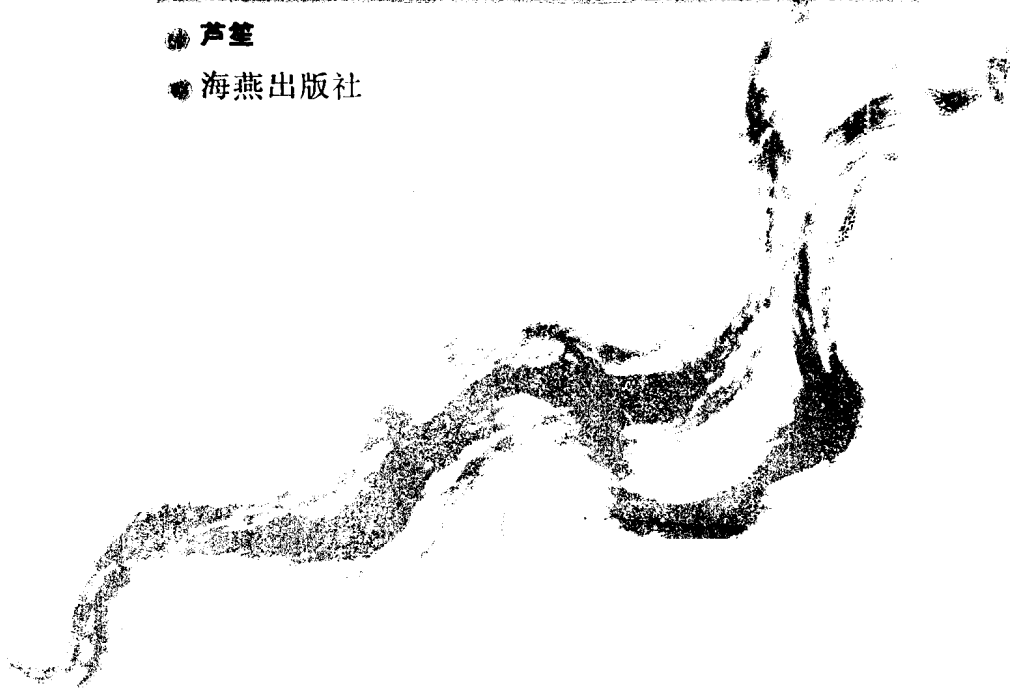
八一

十大将传记丛书

王树声大将

● 芦笙

● 海燕出版社



王树声大将

芦笙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7.125印张131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5350-0040-1/I·26

统一书号10302·83 定价1.85元(平)



王 树 声 大 将



↑ 青年时代的王
树声（画像）



↘ 红军时代的王
树声（画像）

→ 抗日战争时期
的王树声





↑ 解放战争时期的王树声



↑ 1958年，王树声重访黄陂县木兰山时，与山观的老道人，共话红军当年在此战斗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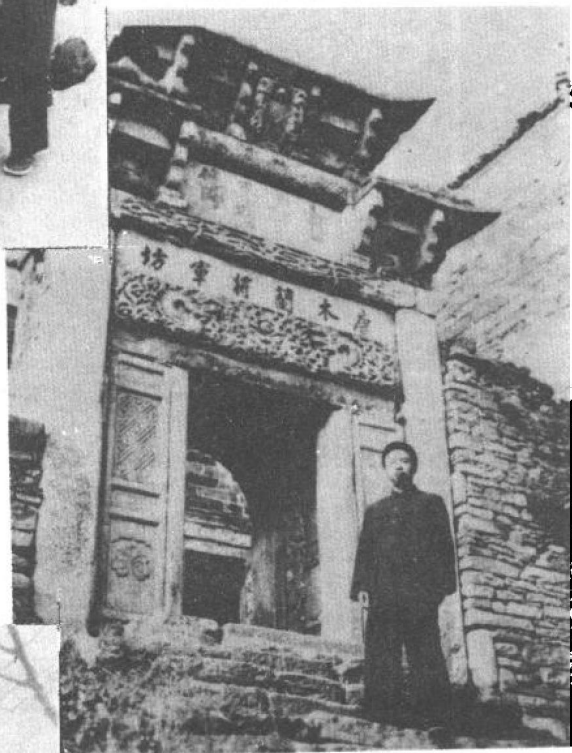


← 1951年，王树声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副团长，返回大别山，慰问家乡父老时，在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 1964年，王树声偕全家探望故里时，留影于老屋项家冲湾头。自右至左：夫人杨炬、次子楚还、三子建初、长子鲁光、王树声、女儿季迟。

→ 王树声重访木兰山时，在“唐木兰将军坊”前留影。



← 挺立在王树声故居项家冲街头的这株苍劲老树，当年曾拴过王树声的战马，因之被乡亲们称为“将军树”。



← 1970年，王树声
在水利工地参加劳动。

↓ 1965年，王树声夫
妇（左二）与徐向前夫
妇（右二）合影。



↓ 王树声（中）
与党和国家领导
人周恩来、邓小
平、宋庆龄、李
先念在一起。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广大读者渴望了解这一壮举，更热望看到革命前辈们当年的战斗风采。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十大将传记”丛书，以重现这一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以颂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姚维斗同志的鼎力相助，借此向他及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大将传记丛书

粟		裕	大	将
徐	海	东	大	将
黄	克	诚	大	将
陈		赓	大	将
谭		政	大	将
肖	劲	光	大	将
张	云	逸	大	将
罗	瑞	卿	大	将
王	树	声	大	将
许	光	达	大	将

目 录

- 一 引子..... (1)
- 二 洋秀才造反..... (9)
- 三 大义灭舅公..... (21)
- 四 血火炼丹心..... (32)
- 五 智勇锄内奸..... (44)
- 六 扬威木兰山..... (56)
- 七 爆平小王国..... (69)
- 八 扼毙赵瞎子..... (81)
- 九 吓煞刘神仙..... (95)
- 十 血战剑门关..... (111)
- 十一 难忘父老情..... (123)
- 十二 奇兵渡黄河..... (140)
- 十三 三打铁公寨..... (160)
- 十四 少林会高僧..... (179)

十五 日伪一网收…………… (193)

十六 尾声…………… (213)

一 引 子

大别山原是多姿多彩的。

然而，近半个世纪，几经军阀的混战、国民党反动派的蹂躏，以及日本侵略者的烧杀，它已变得暗淡无光、满目疮痍了。且不说红春绿夏再难见那漫坡的花团锦簇，金秋佳节很少闻那田畝醉人的五谷芳香；就是在这本该充满笑语欢声的杀肥猪、打糍粑、腌腊鸡的岁末，也只有遍野的枯枝败叶，在凄厉的寒风中，发出阵阵如泣如诉的悲鸣……

这儿，是大别山区鄂豫边界的一角，叫丁家岗，地属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区，在斑斓的分省地图上，是寻找不到的。可你别小瞧它，这一隅在方圆数百里，却是声名赫赫，无人不晓。那不仅是因为这里曾出了个俨如“小土皇帝”的丁四

老爷，更重要的还因为这里曾演出过威武雄壮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活剧。

噢，这就是原“四老爷”——丁枕鱼的公馆。你看，那前八层、后八套、左仓房、右花园，一色青石灰瓦、雕窗画栋的楼舍，占了全湾的大半；较之周围二十余户农家的茅棚破屋，显得何等富丽华贵！

不过，多行不义的丁枕鱼，已在二十年前被大革命的洪流所吞没，他的虎皮交椅，早由他的儿子丁岳平坐上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用丁家的话说，是民国三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初十。这在一般人，无疑是极其普通的一天，没甚可表的，但对丁岳平来说，则是他诞辰六十周年。人活花甲为一喜，所以，丁家今日张灯结彩，正庆贺丁岳平的六十大寿。

此时，丁岳平头戴红疙瘩瓜皮帽，身着靛兰锦面狐皮袍，外罩软缎黑马褂，端坐在高悬大寿字的厅堂中央，手捻八字胡，不光尽情享受祝寿的极乐，还沉浸在功名利禄的欢快里。他怎能不得意洋洋呢？就在这寿诞前夕，他又被县府委任为本地的区长和保安团营长了。真可谓双喜盈门，官运亨通啊！

古话说得妙：“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消讲，今日这个时辰，丁老爷的众多亲朋故友，都纷纷拜倒在他的脚下；即使官场上很少交往、甚至素不相识的

许多小同僚也纷至沓来。在红烛高照，丝竹齐鸣中，一盘盘寿桃、一抬抬礼品，在他面前奉献；一声声赞歌、一句句颂词，在他耳畔萦绕。丁老爷飘飘然如升仙境，昏昏然似腾云雾，好不乐煞人也……

“县长驾到！”

一声传呼，身披绿呢斗篷，脚踏高筒皮靴的李县长兼保安团长，在马弁护拥下，“咔嚓、咔嚓”进来了。

丁岳平受宠若惊，连忙离座迎了上去，躬身施礼：

“哎呀呀，有劳父母官亲临，顿使草舍生辉！此不特鄙人的无尚荣耀，亦为本区乡的极大光荣。老朽有失远迎，万望恕罪。请，请上座！”

随即，鼓乐交响，酒宴摆开，把祝寿的欢快气氛，推向最高潮。

李县长毫不顾忌喧宾夺主之嫌，他高举酒杯，以自命不凡的目光，巡视了一眼满堂宾客，开了官腔：

“本县借花敬佛，一则祝丁翁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二则也向在座致意，祝大家财源茂盛，贵体安康。诸位多是本地各区、乡党政军要员，又系坚定反共的仁人志士。众所周知，和谈已经完全破裂，国共就要进行最后的一次摊牌。当然，我们抗战八年有功，又有忠实盟邦美国的鼎力相助，打败区区的共产党是不在话下的。因此，本县提议，为我们今后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精诚合作，共同戡乱建国而干杯！”

“干杯！”众人应和着，一饮而尽。

“县尊既提及当今政局，倒勾起老夫一片心事，想当面讨教。”丁岳平说着向县长的碟子里夹了一箸菜，“请尝尝，这是本乡的名肴鱼糕。”

“鲜、鲜！”县长品了一口，咂着嘴道，“丁翁于今富贵荣华享尽，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心事？”

丁岳平轻轻叹息一声，说：

“想来列位全都晓得，前些时共匪已派数万人马向我大别山扑来。为首的，就是人称赛诸葛的刘伯承。我疑虑，来者不善呢！”

“诚然，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县长城府颇深地答道，“这大别山乃我战略要地，也是共党的一大老巢嘛。敌我兵戈相争二十载，最终还不是把他们赶之遥遥了吗？古人云，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我确信，对共匪重犯大别山，蒋委员长自有对策。丁翁大可不必多虑！”

说着，摇头晃脑，又夹了一大块鱼糕塞进嘴里。

丁岳平喜滋滋地连声称赞“高见、高见”，擎起酒杯，正要劝宾朋“来个一醉方休”，突然，从厅堂外闯进一个上下一色青、尖嘴猴腮的家伙，上气不接下气地喊：

“王……王……王……”

全场不禁愕然。

丁岳平好不难堪，气得眼一瞪，喝道：

“你、你这个丧门星，快给老子滚、滚！”

那家伙又“王”了几声，才喘过一口气，哆哆嗦嗦说：

“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王……王树声来了！”

满堂先是一愣，继而县太爷慌忙抓手枪，众宾客面面相觑，丁岳平浑身直颤，异口同声忙问：

“在哪里？在哪里？”

“不是，不是！”那家伙摇着脑壳，结结巴巴答道，“是小人看见王树声了。嗯、嗯……”

听这么一讲，众人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都不约而同地长嘘一口气。丁岳平这也才掏出白丝手绢，揩揩沁满额头的冷汗珠，又抖起了威风：

“你这个没用的狗奴才，到底是怎么回事，讲！”

那家伙翻翻小白眼，仍惊魂不定地说：

“老爷容禀。在下昨日奉命外出刺探匪情，今天一早赶回给老爷拜寿。谁知快走到杨泗寨，远远就瞄见一支人马。起初，我还以为是国军，没大在意。一碰面，哎哟哟，我的妈呀，原来是共军——啊，不、不，是共匪！”

一闻“共军”二字，满座都触电般弹了一下，争着问：

“他们有多少人？”

“我估摸连把。”

“噢，小菜一盘！”丁岳平手一挥，“以后呢？”

“在下跑也跑不及，溜也溜不脱，枪栓还没拉开，就